

W I L L I A M M A X W E L L

[美] 威廉·麦克斯韦尔 著
程应铸 译

再

见

明

天

见

再

见

(美) 威廉·麦克斯韦尔 著
程应铸 译

明

天

见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见，明天见 / (美) 麦克斯韦尔著；程应铸译。
—海口：南海出版公司，2015.10
ISBN 978-7-5442-7820-1
I. ①再… II. ①麦… ②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1207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30-2015-036

SO LONG, SEE YOU TOMORROW by WILLIAM MAXWELL
Copyright © 1980 by William Maxwell
All rights reserved

再见，明天见

〔美〕威廉·麦克斯韦尔 著
程应铸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马秀琴
特邀编辑 刘文茜 陈怡萍
装帧设计 韩 笑
内文制作 周文彬
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 6.5
字 数 81千
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7820-1
定 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，未经书面许可，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，违者必究。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www.readinglife.com
出 品

献给罗伯特·菲茨杰拉德

采砾坑在小镇东面约一英里之遥，它的面积相当于一个小湖泊，而且深不可测，家长严禁自家年龄未满十六岁的男孩去那里游泳。而我对它的认知仅仅是来源于传闻，人们都说砾坑其深无底，我把这当作是个不容怀疑的事实，因为这和我的幻想甚为契合，我爱作天马行空的奇思怪想：如果在坑里任何地方垂直朝下挖洞，只要坚持不懈，那么，当我们从洞里探头而出的时候，我们就置身于中国了。

这是一个冬日的早晨，在黎明降临前的一个瞬间，三个运输砂砾的男子听到好像手枪射击的声音。他们想，或许，这是一辆汽车发生逆火故障。顷刻之间，天就亮了，没有人穿过周围的农田向砾坑走来，他们也没看见有谁

在路上举步行走。其实，这声音并非来自某辆汽车的逆火故障——一个名叫劳埃德·威尔逊的佃农恰在这时中了枪弹，并且死于非命，他们听到的正是射杀他的枪声。

在验尸官的讯问下，威尔逊的叔叔——一个年近七十的老者，和威尔逊同居一屋好些个年头了——提供证词：当他喂马的时候，他看见他侄子的手提灯在路上摇晃，他侄子正往牛棚走去，马厩和牛棚相距约莫五百英尺。他没有听到枪声，也没发现这天早晨有陌生人在他们农场露脸。那时，威尔逊的家庭成员有他六岁和九岁的两个小男孩，再加上他的一名老年管家和叔叔弗雷德·威尔逊。

接着管家出来做证：在劳埃德·威尔逊生命终结的这个早晨，他像往常一样五时三十分起床，穿衣，然后生了两堆火。当他在厨房等待有人进来的时候，他站着和她说话并开玩笑。看来他心情甚好，他吹着口哨走出屋子。通常，在她把早餐准备定当之前，他会完成挤奶作业并回到厨房。她知道，七点钟，他必须出门去镇上，搭载一个请来帮忙的雇工，为他处理晚期玉米的脱

壳事宜。在两个男孩中，她叫年幼的那个去看看，他父亲为什么迟迟不来。孩子想带上一支手电筒，她对着黑暗放目望去，然后说不用带电筒，通过牛棚敞开的门就能看到里面闪烁的提灯。只有瞬息的工夫，她就听见孩子跑回屋来，又哭又叫。怎样啦，她打开御寒的外层门，对他呼喊。“爸爸死了！他睁着眼睛坐在那里，但他死了……”

谁能相信孩子的话。顾不得向他详加盘问，她丢下他径直朝牛棚奔去，威尔逊坐在畜栏中央的一只挤奶凳上，他的身体对着隔栏，朝下沉着。她用手抓住他喊道：“劳埃德，你到底怎样啦？”她猜想他是犯了心力衰竭，也可能是中风。正如孩子说的那样，他睁着眼睛坐在那里，但他死了。

管家和弗雷德·威尔逊做了他们必须做的，确切地说，她回到屋里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；而他，把挤奶工作完成，把牛群赶到草场放牧，然后坐在尸体旁边，直到殡仪员和他的助手前来，把它运往镇上。尸身已经僵硬，为了脱下威尔逊的衣服，他们必须剪掉威尔逊的夹

克衫袖子。当他们剥下他的短上衣、外套、灯芯绒背心和法兰绒衬衫后，他们发现他的汗衫上有一小块红色污渍，就在心脏的位置。

在那个时代——我说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——林肯地区的大多数居民都夜不闭户，他们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他们脑中不存在窃贼的概念。人们若在晚报上看到某人由于行为不检被捕，那绝对是肇于醉酒。我可以不假思索地说，在一个住宅分布并不稀疏，而且也绝不圈以高墙的地区，不要指望暴力活动能够繁衍猖獗。在这种地方，不轨的事情很难大行其道，无论肇事者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意外冲动，或者纯粹是因为好奇所致，它们都不可能逃脱人们的眼光。但是，我注意到下面的文字，它们来自洛根县一九一一年出版的一本历史资料：“其间，在邻近地区发生五十起致命的枪击事件……事件中，当事者很少是众所周知的名人或者是社区的杰出人物。”枪杀，或者持刀行凶，或者棒击伤人，通常有其规律可循，它们总是发生在煤矿工人的小屋，或是僻冷的小巷，要不就是在孑然独处的农舍。但是，

在那本书里，提及一起犯罪发生在第十街的一幢屋里，它和我童年时的住屋仅一街之隔。劳埃德·威尔逊谋杀案和其他凶杀事件有很大的不同，其中一个情节简直令人不寒而栗，林肯《快讯－先锋报》迟疑了好几天方才发布这条消息：凶手割下男性死者的一只耳朵，并把它随身带走。在弗洛伊德之前的时代，人们不会自问耳朵究竟代表什么，而仅仅只是感到惊悚^①。

①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实践中，他这样认为：耳朵在病人的潜意识里，是性器官的隐喻，割耳则代表阉割。——译注（后同）

如果凶手不是我朋友的父亲，如果后来我没有做过让我悔恨不已的事情，我很怀疑，我是否会对一个自己从未见过的佃农产生兴趣，会对这个谋杀案刻骨铭心五十余年。这记忆——如果给它一个正确的名称——是一种变相的、毫无作用的赎罪。

在我完全进入这个故事之前，我必须先触及另一个话题。当我父亲迈入暮年，他的谈话也开始更多地涉及往事。一天我问他，我母亲是怎样一个人。当然，我知道她是怎样一个母亲，但我想是时候了，是让人告诉我，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的时候了。而他的回答令我大为惊异：“那些皆成东流之水。”由于他生硬的语调，我为之哑口无言，但又心存疑团，是不是这么多年过去之后，

他对她的感觉已经淡如轻烟，或者并非如此，他只是觉得自己不该再对她抱有怀想。总之，他不想和我谈论她。

虽然，能幸免于这样和那样灾难的家庭可谓少之又少，但是在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九年之间，母亲家中接踵而来的祸事，远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。我的外祖父下榻农舍过夜，被老鼠，也可能是雪貂咬伤耳朵，三个月之后就血液中毒死了。母亲唯一的兄弟，在一次车祸中失去右臂。母亲的妹妹倾倒煤油给壁炉生火，壁炉没有引燃反倒点着她的衣服，于是终生承受伤疤带来的痛苦。而我哥哥，五岁的时候，一只脚被四轮马车滚动的轮子碾过。

当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时候，我还很年幼，对于它们，我没有什么认识概念，要不然，可以这样说，因为它们多是发生在我的远亲身上，故而于我没有切肤之痛的感受。我哥哥在每天夜里脱了衣服之后，会卸下他的假腿，把它斜靠在椅子上。这幕情景我司空见惯，因为我和他睡在同一间卧室，所以我对他的义肢犹如对他的帽子和橄榄球棒一样，视为平常之物。他并不怨天尤人，

或者对自己的不幸耿耿于怀。年长者总是谨慎小心，尽量不对他的际遇表露悲哀和怜悯。而我，对他的“痛苦”所抱的感觉，深藏在自身捉摸不到的潜意识中（假设有这样一种东西）。

我弟弟在元旦这天降临人世，一九一八年的流行性感冒到此时正形成泛滥成灾的高峰。母亲双肺感染急性肺炎，两天后骤然辞世。自那以后，再没有什么灾难发生。能够发生的最糟的事情都已发生，总该到了云开雾散的时候。难以令人相信的是，我们得忍受门上悬挂花环，忍受殡仪员来来去去，忍受涌来的大量食物，忍受惨白色的花朵散发出来的强烈气味，忍受诸如此类的种种一切，包括忍受那个位居仆人之首的管家，她照看婴儿，且在用餐时占据母亲的座位。回想起来，我觉得可能很久以前，这个脸色灰黄的平胸女人就捏着手杖的短柄，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。她的底细我们毫不知晓，我也记不得她是否有过休假日。她可能想要成为我们的母亲，她试图得到一桩好买卖，这比突破我们的反抗更棒。可我们心里明白，我们有自己的母亲，我们不想接受任何虚假的感情。

母亲的姐妹和父亲的姐妹以及祖母，都尽力看顾我们，若没有她们的关爱，我真不知道我们会成为怎样一副模样。在这个笼罩着悲哀的屋子里，什么变化都没有，生活如同一潭死水。由于母亲的死，父亲变得心灰意懒。晚餐后的夜间时分，父亲总是在屋里不停地踱步，我跟着他一起走，用一只手臂挽住他的腰。那时我才十岁。他从客厅走到前厅，然后转身，经过祖父留下的那座时钟，进入书房，再从书房踱到餐厅，然后经由另一通道进入客厅，重又回到前厅。因为他一言不发，我也就默然无语。我只是在他差不多要转弯的时候，试着判断他接下来要去哪里，这样我们就不至于相互发生碰撞。他的目光定定地落在近处，落在周围的杂物上，他无意注视那些房间，他的脸色灰白无光。从和他面对面的谈话中，我知道，他内心在承受痛苦的煎熬，因为他感到自责，他认定自己对发生的不幸负有责任。如果他能采取这样或那样的预防措施……事情就不至于如此，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。在流感肆虐之际，市民被警告须远避人群密集的场所，他和母亲却乘坐拥挤的火车，为了去三十英

里之外的布卢明顿，那里的医疗设施优于林肯。但是，即便母亲在家待产，又能怎样，也不能保证不染上流行感冒。哥哥、父亲，还有我，我们都有可能把病毒传染给她。我们全被病毒感染上身。

我得猜测我哥哥在想些什么，他不愿意和我分享他内心的隐秘。当我透过他那双淡褐色的眸子，打量他眼神的时候，我深为惊异：如果我不了解他，我会认为，是某件事情伤害了他的感情，而他的自尊心又不容他启口吐诉。这就是他最大程度掩饰自己所能采用的方式。夜里，我们脱衣上床，然后进入睡眠，没有让黑暗成为解除我们内心隔阂的良药。如今，那样的状态让我甚为惊异，但当时却习以为常。虽然我们的禀性存在很大差异，但他对我了如指掌——也就是说，他洞察我的弱点，而且懂得怎样利用它们，这使我变得甚为机警，我谨慎地流露对他的感情。我还怀疑我又一次使他厌烦，我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。我们两张床仅相隔几英尺距离，可是我没有对他说：我不理解我们怎么会是这样。这似乎是个错误，是错误就应该纠正，但唯有此事无法更改。

因为事情的过去和现在，两者之间隔着一个不可跨越的空间。我找到一个并非真实的解释，真实的解释就是在灾难面前，我们都很虚弱，我们不比别人具有更强的承受能力。而当时我脑中反复出现的想法是：也许因为跟着父亲脚踏地板踱步，我不知不觉走进一道不应该跨入的门，使我再也回不了头，无法返回那个我不想离开的地方。实际上，事情恰恰相反：我没有去任何地方，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变化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头上的屋顶依旧安然如故，只是母亲在墓地静静躺着。

我从学校回到家里之后，做我通常做的事情，那无非就是阅读，我蜷缩在书房靠窗的座位上，或者找到一个最幽暗的角落，背平贴着地板躺下，把双脚搁在椅子上。这屋子到处都是可以用于阅读的地方，对我非常合适，就像是一只大小正好的手套，我一遍又一遍捧读那些早已被我翻得烂熟的书籍。孩子喜欢在玩味完全熟悉的东西中寻找安慰和支撑——一个雨伞架，一个用色彩亮丽的雪茄烟套环衬托的玻璃烟灰缸，一把火钳，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物品。借助这些东西来慰藉心灵，同时

也用其他日日相伴的平常之物来解慰：两棵硕大的榆树张开枝叶，为我家宅子挡住灼热的阳光；叶子像喇叭形的爬藤植物，攀附在后门旁边；白色的丁香花灌木丛，紧贴着餐厅的窗子；还有门廊里舒适的柳条家具和门廊秋千，夏日的夜晚，在微风的拂动下，秋千发出嘎吱……嘎吱的响声——在这声音的催眠中，我度过了一天又一天。

父亲一天又一天沉浸在自己忠诚服务的职业中，借此获得寄托。他是一家小型火灾保险公司的州级代理，每天马不停蹄地游走于伊利诺伊州各地，察看灾情及培养与当地代理商的友谊，如此他们会给他的公司更多生意。星期六早上，他坐在书房里，他浏览过审核单之后，在每页单据上附上一张支票。当他有一大堆单据的时候，会把它们交给我，于是我坐在地板上如法炮制，帮他整理，按照城镇的首写字母来分类。我甚为自豪，因为我可以帮父亲，我对他是个有用之人。每个星期二早上，他离家外出，带着一个分量沉沉的夹子，里面全是打印的表格；星期五下午他回到家里，面对的是一个冒出一大堆问题的家庭，对此，他毫无处理能力。他的悲哀是